



# 呷波全体村民集资建村学

## 供村里54户家庭47个孩子寒假补习

本报特派记者 高洪超 朱锦绣

按照计划,11日上午,记者前往呷波村。那里的村民为了不让孩子们虚度两个月的寒假,集资建了一座新房,请老师教孩子学习。温拖乡的孩子在努力,家长们也在努力。

记者与多吉书记一起驱车前往呷波村,这个村有54户人家,适龄学童47人。村民自建的村学在一处朝阳的山坡上,离大路约200米,相对高差约50米。下车后爬坡,记者感觉胸闷,小碎步缓慢前行,才略有减轻。离村学还有20多米时,已听到了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。

### 12位村民 轮流照料村学

呷波村的这座村学约有90平方米,是泥土打夯的墙壁,木土屋顶,木地板,铝塑玻璃窗,屋内西墙壁上挂着一块黑板,地上摆着四排棉垫,孩子们坐着听课、朗读。

11日当天,呷波村木匠普巴带着11名村民,轮流照料这所村学。男性村民劈柴、锯木排,续建厨房,女性村民则搬运青稞秸秆做午饭。普巴有张国字脸,今年43岁,他一手操办了呷波村村学的修筑。普巴说,村学是由全体54户村民一致提议修建的,目的是解决去年12月10日至今年3月5日这段时间内全村孩子的学习问题。普巴用不太流利的汉语说,“这是为了让孩子学习得更快一些,村民们都很积极。”

去年8月,呷波村全体村民上阵,开始打围墙,10月份开始做木工。普巴带

来10个木匠做了15天,总算让东西长14米、南北宽7米的村学堂初具功能,但围墙和厨房尚未做好,目前只是用铁丝网、木桩拉起一道围墙,暂时搭起一座帐篷作为厨房。

### 只有有电时 才布置作业

当天,呷波村学来了35个孩子,另外几个因为感冒请假。

普巴家离村学大约300米,当天他的小女儿——8岁的自玛拥章与其他孩子一样,上午9点准时到了村学。

11岁的巴章家离村学最远,有1公里。当天上午8点半,她与父亲降多一起从家出发,这时太阳还没有爬上东边的满金山。

孩子们的午饭在村学集中解决,因为大家居住分散,可以节省时间来学习。当天中午,负责做饭的5位女村民煮了16斤大米,还准备了5棵白菜、2斤猪肉和几斤土豆,这就是35个孩子的午饭。12日的午饭是馒头。

村学自去年12月11日开课以来,呷波村村民轮流值班,保证每天至少有10人来自为孩子们服务,他们自带烧柴和干牛粪。

泥墙木顶屋,帐篷厨房,还有屋外的空地,是呷波村村学的三大课堂。若屋里冷,孩子们转到屋外的阳光下读书,再不行则转进帐篷里的厨房,这里有火炉。

午饭从下午1点开始,一小时后继续上课,下午6点放学。放学后,孩子们并不是天天有作业,只有当绒达水电站为温拖乡供电时,老师才会布置作业。

### 村民出资 请了三位老师

呷波村的村学现在有三位老师,21岁的尼麦次来是其中之一。他们每人每月有500元的工资,由村民普巴承担。除去春节,学期有两个月,普巴要为47个孩子付3000元的学费。

普巴、降多等村民都很重视孩子的教育。普巴有三个孩子,14岁的大儿子和10岁的二儿子都在外地上学。降多有四个孩子,无一辍学。

呷波村村学最小的孩子是5岁的白玛泽翁。自开课以来,这个男孩已经掌握了30个藏文字母,这让尼麦次来充满了成就感。

在当天值班的12个村民中,普巴学历最高,有高中文凭。他给村学起了个名字,叫“嘎玛”,汉语里是星星的意思。这个名字寄托了呷波村全体村民的期望。

当天,记者把威海读者捐款中的800元送给村学,这够在当地购买600斤大白菜,足够孩子们补习期间的午饭用菜。



记者手记

## 做了一晚上猫

高原的清晨异常寒冷,气温约零下10℃,以至于当地居民一天的生活一般从上午9时以后才开始。高原的夜晚更是奇寒,三床被子、一个暖水袋、一只老鼠伴着我度过了在温拖乡的第一夜。

11日夜,是本报特派记者在温拖乡的第一个晚上。当晚,温拖乡政府驻地大院靠自发电照明。我们所写稿件,也是靠自发电启动移动通讯基站,才得以发回威海的。

我的住处是一幢二层小楼的第三层,乡里给每人准备了三床棉被和一个暖水袋,伴着柴油发电机的轰鸣声,我和衣而卧。被窝里尚觉温暖,但头部、面部却寒风阵阵,戴上帽子,脸不得不缩进被窝里。辗转反侧到凌晨1点多,屋内另一张木床上传出了窸窣窸窣的声音,侧耳细听,竟是一只老鼠。再仔细倾听老鼠踏过的声音,力度还挺大,想来个头不小。

担心老鼠爬上我的床,我起来点燃蜡烛,老鼠才消停了下来。但蜡烛燃尽,不得不打开了手电筒。不多时后,老鼠又活跃起来,甚至跳上了桌子,通明光柱中,竟然是只十多厘米长的大老鼠,眼睛闪着贼溜溜的光。我连连挥掌吓唬,老鼠才跳下桌子,但仍仍在床下折腾。

此后,直到凌晨4时许,我才昏昏睡去。上午8点多,我醒来,发现床头的手机没有信号。那条在高山之巅穿行的简易公路,那座冰冷的移动通讯信号基站,是温拖乡与外界联系的仅有的两条通道。一旦没有电,简易公路就成了唯一的通道。

本报特派记者 高洪超

# -10℃,仁布村孩子室外补课

去年12月10日,温拖乡中心小学就已经放假,但学生们并没有间断学习,在当地群众的自发组织下补习课程。12月12日上午,在温拖乡仁布村,-10℃的气温下,近百名学生在这里学习,由于村集体活动室的空间有限,仅有27名学生能在室内,大多数孩子盘腿坐在室外的地上读书。

为了充分利用假期时间,在仁布村和呷波村,有文化的喇嘛和村民自发组织小学生补课。12日上午,记者前往距离温拖乡政府三公里外的仁布村。临近仁布村,远远就传来朗朗读书声,透过车窗就看到了一群孩子聚集在村活动室门前的空地上,席地而坐朗读。走进他们中间,才发现每个孩子的膝头摊开一本藏文书,有的是小学课本,有的则是经文。经文粘贴在废旧的纸盒上,就成了一本简易的书。课本的边边角角都是卷起的,有的已经泛黄,但这是孩子们唯一的精神食粮。乡长李庆丰介绍说,仁布村有99户人家,在温拖乡中心小学就读的孩子有37名,“在我们乡里,仁布村的经济水平处于下游。寒假补课今年是首次,不仅吸引了温拖乡的孩子,还有其他乡的一些学生。这里虽然贫困,但孩子们都爱读



孩子们室外认真地学习。

书,希望通过读书来改变命运。”

由于村集体活动室的空间有限,仅有27名学生能在室内读书,其他的70多人只能在室外盘腿而坐,头顶蓝天朗读。走进活动室,27名中学生正在作业本上练习藏文,室内没有取暖设施,温度和室

外一样。“学生们上午9点半开始学习,一直到下午5点,中午管饭。”一位负责补习的喇嘛介绍说,“学生的水平参差不齐,所以分成了5个小组,由5名‘老师’辅导。”

本报特派记者 朱锦绣 高洪超

## 无法描绘我的感动

看到贫困的条件和孩子刻苦的劲头成强烈反差,我被震撼了。

温拖乡的孩子生在山中,长在山中,他们不了解外面的世界,但是他们的眼神中充满了渴望。孩子们不知道山东省,更不知道威海,不知道我来自哪里,他们用疑惑而友好的眼神打量我,外界的任何事物在他们眼中,都很新鲜。

头顶蓝天,坐在地上,在滴水成冰的-10℃,一群孩子放声朗诵,他们说的是藏文,我一句也听不懂。他们的朗诵混着一些音律,像是唱一首纯真的草原之歌,让人不由得陶醉在他们的童声中。

当你从一个相对富饶的地方来这里,实在是很难说出心里强烈的落差,心情很复杂,我感觉手中之笔的无力和苍白,我无法描绘出我的感动。他们贫穷,但不想让贫困束缚一辈子,问起他们的梦想,都是说读书,读书,一直读下去。走出大山,看看外面的世界,就是他们唯一的梦想。

那么多孩子,那么多黑乎乎的小脸,他们缺少那么多物资还有精神食粮,200元钱塞在极度贫困的孩子手里,显得那么杯水车薪。贫困,像无底洞,吞噬着这儿一些孩子的健康和快乐,但我还是打心底里希望,贫困,请别吞噬孩子的梦想。

我们只是迈出了第一步,我们需要做的,还有很多,很多……

本报特派记者 朱锦绣